顯微鏡下的追尋

—訪高大成博士

採訪：丁勇志
整理：吳志仁、陳慧雯

青春啊！青春啊！你一切都無拘無束，好像擁有宇宙的一切寶貝似的，連憂愁也能安慰你，連悲哀也適合你，你大膽而富於自負。但你的歲月會流逝，不久將會不留痕跡地消失。或許你才會恍然大悟，歲月原來一直在變化著，而你——却依舊重覆著單調、匆忙而乏味的遊戲。

（你在徘徊嗎？同學！希望能藉著校友們穩健的足跡，重新尋回記憶，拼湊出開懷的人生和眞實的自我。）很高興我們訪問到學長—高大成醫師，關於高老師的一些經歷和從醫研究，希望能使同學們對未來抱持更堅定的理想，踏穩每一步，而不再猶豫徬徨。

高老師當初考上中山時，同很多人一樣，也是難抑心中那股不平的情緒，總認爲自己實力未發揮，加上父親和兄長皆是台大醫科，因此毅然決定重考。然而年少總有那不知愁的瀟灑，在補習煩雜的歲月中以玩樂代替了苦讀，一年後還是考回中山，只好認命來讀了。相信有不少人都以爲唸中山乃出於無奈，雖然高老師當時亦是如此，但其在往後自我鞭策中，取得日本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該爲同學們引以爲傲和效法的。

笑談年少風情依舊在，往日情景似乎歷歷在目。高老師回憶起當年學生時代，最懷念的還是辦舞會，就這一點而言似乎與時下學生沒有多大的變遷。在衆多舞會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大二上的一次舞會，舞會中受到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取笑—竟然讀到大學還不會跳舞，當時心裡頗毛毛—怪自卑的，於是下定決心苦練舞技，大三時已成爲衆

所皆知的舞棍，尤其是所跳的吉魯巴更是所向披靡，勇冠中山。

疲倦的心，慵懶的脚步，憧憬的未來，在年輕孤獨的歲月裏，交織成一幅零散的色彩。

學生時代並不是很喜歡讀書，較貪玩享樂。在中山求學的日子裡，最愜意的生活是住在靜宜附近的那段時光，靠近國光路地下道上來之處。那時每天老是想著到珠江飯店吃飯，因爲可以順便欣賞一下靜宜的女同學。想想那一段歲月也眞夠瘋狂，功課雖很少被當，却總覺得在中山那五年沒唸過什麼書，直至後來到日本修博士，那段時間，才算是眞正的唸書。曾經浪擲歲月才更能體會時光的易逝，因此高老師再三叮嚀學生時代就該認眞求學，否則出國求學會很辛苦而且爲外人瞧不起。另外，高老師特別強調讀書一定要得法，才會事半功倍，提出幾點建議：當日唸過的書，於睡覺前再複習一次，這一點很重要，千萬不要今日讀過就丟至腦後，而沒有重新在腦中整理一下，這樣讀書效果往往要大打折扣；再者寧願每次讀的份量不太多但能專精，而不要一次唸很多導致無法吸收；切記不要每次都從第一頁看起，否則到頭來，每本書的前幾頁都翻爛了，依然未進入課本主要內容，同學們不妨先讀自己較有興趣的部份。通常一本書的精華絕對不會置於前幾頁，因此每次唸前面的幾頁，似乎是在浪費時間，但是序文倒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因其會大略地敍述整本書，並指出作者最專精最得意的章節。對醫學生而言，一年級到三年級所學對日後臨床並不是很重要，四年級後就眞的很重要了。在四年級後讀書應先唸臨床，不懂再追尋其基礎所在，千萬不要以基礎配合臨床，這樣容易事倍功半。

在此必須強調的不是基礎科目不重要，事實上基礎理論多學一些，才不會至臨床科目背的不知以然。上述所指的乃是對一些已蹉跎歲月的人，實不須再花費大量時間逐字複習，該是應以臨床回憶基礎。



日本京都大學第三內科河合教授訪附設



高大成博士

大學時代學的在臨床上多半用不上，臨床上的專精尚有待個人日後在其領域的研究攻讀。依我個人意見，認爲在學生時代該好好培養同學之間的感情，好好交一些好朋友，這樣在日後的回憶中，才不枉費這一段生活。我在大學時代要好的同學有謝東賢、王博正、詹益優。當自己剛從日本回國時，和他們雖然已有五、六年沒有連絡，但仍受到他們殷勤的照顧。有時大夥兒一起去跳舞，或至學生時代常去的中華路夜市吃東西……，一切學生時代的回憶彷彿又呈現眼前，雖然歲月都在彼此的面貌上留下痕跡，然此刻仍不改以前的感覺，一些糗事、趣事，年輕的夢想則多已溶入談笑聲中。其中謝東賢在學生時代便很聰明、領悟力強，目前開業也時時自修，殊屬難得的開業醫生。而阿博卻仍是空手道迷，室內掛滿了空手道的獎杯獎旗，還擔任校內空手道指導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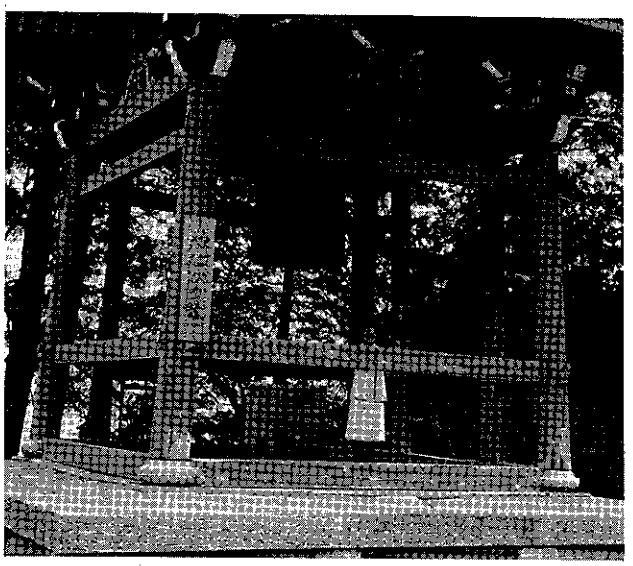
顫抖的葉期盼著等待的熱情，當你無視冷默地走過，在你身後抖落一地的落葉，是它凋零的心。

中山人最欠缺的還是團結，以及對學校的那份責任感。

由於我哥哥及弟弟皆是台大畢業，對中山人學識見解比不上台大人這點我深自體認，如又兀自閉關自守妄自菲薄、勾心鬪角，則只好如牆頭草般依附在他人的屋簷下了。這對學校、學生皆是不好的現象。

回想自己當時上課的情況，中山許多事情因百廢待興，因此許多相關科目均是剛起步，因此有時上課情緒一般反應普遍不是很高，然而現在回想眞覺當時蹉跎太多歲月，記憶中眞正讀書乃是至日本京都大學才開始。回來擔任教授，只希望將自己所懂的儘量教給學生，尤其盼望同學們能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這樣我也覺得無上光榮。

在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醫學系的同學往往於畢業後，好像和學校毫無瓜葛般，很少人想到要從事基礎醫學研究來



日本維護古蹟的態度值得借鏡

為中山盡點力，提升中山的地位。至我這屆只有前輩周明仁醫師和我走基礎研究路線。當然對於本身家境不很理想的同學，我不鼓勵他們從事基礎，因為他們有責任去改善家庭經濟環境，至少目前台灣在基礎和臨床的待遇仍有很大差距。然而對家境相當好的同學，不妨選擇一些和臨床脫節不太大的基礎路線走，我相信只要肯努力，還是能獲得一定的地位和聲望，並且可以藉此充實中山自己的師資。一所醫院若想在臨床教學方面相當強，其相關的基礎必定要有人涉獵，而中山的師資缺乏，也有待各位同學的積極參與而有所改善。須知道學校不是職業訓練所，同學也該伸出援手幫助母校的成長。

常常想，當醫生真是很累，有時和醫院的好朋友林豐彥等一起去吃飯，常常是呼叫器響著不停，說來也是變無奈。雖然開業醫師很賺錢，却往往忙得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這也是為什麼我鼓勵富裕同學可以考慮從事一些較有趣基礎醫學的原因之一。

在感情的世界和社會經驗，我認為低年級最好不要和社會有太多的接觸，變成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對自己日後並沒有多大的助益。而男同學至五、六年級須避免捲入和不同層次之人發生感情糾紛，否則會影響一生的成敗。你們的學長中有很多人就是由於和不同層次的人發生感情糾紛，當時在別人眼裡或許是很行，然而事實證明他們最後大多潦倒失意。一般醫學生的身價是隨年紀之增長而遞增，最適合的結婚年齡大約從28至30歲。28歲以前的婚姻往往是由於衝動，較欠缺理智和周密的考慮，多半存有對象層次不同的問題。然而30歲以後的婚姻則帶有趨於為結婚而結婚的現實主義色彩，而存在的問題則是可能造成對家庭缺乏責任心。當然囉！以上純屬個人多年的所見所聞。

以前讀過一句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我認為是對人生的最佳詮釋，人往往須在困厄的環境裡才會奮發圖強，像當年我到日本時，可以說是什麼都不太懂，然而反倒激起我讀書的意志——從頭學起發奮用功——內心燃起一股傲氣。

在年輕的歲月中，有太多的不滿和憤怒在胸中激盪，但須知道絕不可一味批評學校作風，因為如此只會讓旁人覺得你讀的學校很差勁，間接地對這所學校的學生亦抱持不樂觀的看法，如此一來，非但無法改善同時也使自己喪失信心。另外須記住「不打不相識」這句中國古語，若印證到實際生活中，真是近乎荒謬；一般而言是打了以後不僅更不相識，同時已在彼此間造成隔閡而耿耿於懷。所以同學處理任何事情，都應該儘量忍耐，千萬不可意氣用事，況且同學們都可能是將來工作上的好夥伴，彼此間更應互相照顧，和諧相處。

在未來的生涯裡，要記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句話。有時未能進入自己理想中的醫院，而使你進入另一所醫院，並不代表前途已黯淡，也許會是成功的關鍵也不一定。人必須在最合適的環境下，才能使自己的才能發揮地淋漓盡致，有名的大醫院未必人人都適合。在求學過程中同學們的程度一般差不多，畢業後各奔東西，日後個人的成就造化卻有極大的不同。就我觀察，其實在當**R**的選擇醫院並非最重要，對其所選的科才是最要緊的，因為一所醫院不可能每科都很強，各醫院有最具特色的幾科。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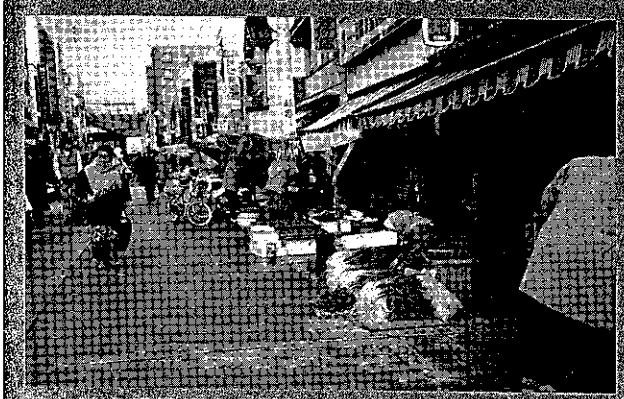
日本的仿古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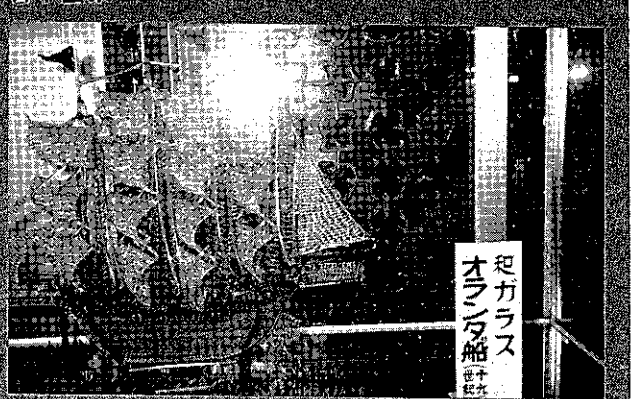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日本醫院的小兒科



日本雲景



日本的市場整潔有秩序



十九世紀侵略日本的英國帆船

己必須看準日後將從事那科，再作選擇才正確。選擇醫院必須視自己在此所醫院是否能適應，有無可能被看重、加以栽培，才是重要。像現今同學盲目地擠向台大、長庚等大醫院，並非是很明確的作法。未來選科時亦該將眼光放遠，最好能考慮到十年後的變化，很多事情的演變往往不是絕對的。

近來聽說學校方面已將附近的數塊地買下，這眞是一項好消息，如此中山才有發展的腹地。不過，我個人認爲辦一所私立醫學院經濟來源不易，經費常常不定，在這種情況下，花費大量金錢先來蓋宿舍，倒不如將此費用拿來蓋一些超級大教室。因爲中山的大教室實在太少，但礙於經費，一些精彩的演講常常必須合班上課，而大教室卻只有寥寥幾間。在中部地區一向很少舉辦大型的醫學演講，主要就是因爲找不到足夠大的場地，如果中山能夠蓋幾間大型教室，相信可爭取到一些大型演講，而同學也有機會去選擇自己喜歡的演講聆聽，如此無異培養學生更廣泛的生活層面及更廣濶的視野，也爲中山貯備日後可用之材。當然或許學校當局有更好的理由，但還是建議學校多將注意力集中於教育方面，至於學生住宿問題，似乎不必要急於一時，因當學校蓋好宿舍後，還是有許多人不願被拘束。學生也該有所體認，在有限的經費，該先爭取的是什麼。

常覺得中山的名聲不夠響亮，這頗令人洩氣。同學們不可將全部責任歸於學校，自己應該深思反省，是否本身也該負點責任，求學的態度如何？有無廣濶的視野呢？很多事往往是雙方面關連，而非單方所造成的。

雖然大家嚮往如台大般的一流學府生活，但這並不意味中山的生活有多麼差勁，主要還是在於你如何在這一段清新單純的大學生涯中添上何種色彩。落日餘暉依舊照耀著迴旋階，中山在默默中也誕生了許多優秀傑出的學長，他們衷心地希望自己能爲中山盡點心力。

訪問後，我們有些感慨。本校的醫學院是一個大系，但卻始終未能匯聚成一股大力量，在許多場合都無發言權，殊屬可憾，希望在同是學長的系主任——周明智主任領導下，漸次地改善發展，學校多爲學生著想，學生來日也該回饋母校，貢獻自己的力量。藉著彼此共識的奮鬥，能劃破這沈寂已久的停滯，創造出屬於中山特有的風格，當然這也是學校當局、歷屆校友和同學們的共同願望。